

王和平，號怡山，1949年生，福州市人。國家一級美術師、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理事、中國畫學會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福建省美術家協會顧問、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館員、福州市政協書畫院院長、福州市海內外書畫家聯誼會會長、福州畫院名譽院長。



八閩文化藝術  
海外推介

## 抱素含幽清著處 誰堪冷艷比華滋

### ——王和平先生的花鳥畫及其當代意義

20世紀以來，西學東漸，畫學一脈，康南海、陳獨秀諸君子革命之論，變動宇內，並且在藝術進化論的主宰之下，中國畫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被很多學人等同於落後、守舊、沒落的事物，及至共和，畫學又受蘇聯畫學體系之染指，西式教育靡然風從，故一時中國文人畫傳授之道，裹挾于西化教學之中，文心筆墨不講，幾于不振。加之當代中國畫理論界聲聲喧嘩，各鎮一隅，或重述舊章，或苟與新說，或折中莫是，遂令學者茫然，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如是，去之滋永，則畫道愈微。觀近年中國畫大展，寫意畫之合作了了，千年文脈斯文掃地如此，不能不令人扼腕嘆息。而如此格局之下，能真正深入傳統文人畫的歷史內核，酌異希夷，取會無極，以心印心者，尤顯寶貴。在筆者看來，王和平先生便是為數不多真正傳承中國文人畫衣鉢並且把當代寫意花鳥畫的審美精神推揚到很高境界的畫家。

王和平先生出身于閩都古邑，近現代風雲激蕩的歷史給這座南方的城市多少留下一份厚重的文化底蘊。在這里，他有機會接觸到鄉賢沈觀壽、潘主蘭、鄭乃珖等閩籍大師，跟隨他們學習詩文書畫。由于親聞大師訓誨，年輕的王和平先生很快脫穎而出，展露頭角，並成為了當時福建畫壇的佼佼者。上世紀80年代，他負篋北上游學，認識了一批當時在中國最優秀的畫家，如王孟奇、邊平山、盧禹舜、霍春陽、劉二剛、陳平、朱新建、李老十等，與他們相交契厚。蓋有感于當時中國畫窮途末路說之流行，遂相與砥礪倡議，發動了新時期“新文人畫”活動。活動吸引了國內南北的實力派文人畫家參與，并持續發酵，引起國內媒體和理論界的積極關注。在這段藝術歷程中，王和平先生不僅確定了他在文人畫追求道路上的堅定步伐，也使他獲得了一個開闊而自由的藝術生命狀態。由于在創作上矯矯不群的實力，王和平很快地成為了國內備受關注的新文人畫代表畫家。

無論是北上或數年後歸里在福州畫院主持畫院工作，還是

如今退休賦閑在家，王和平先生總是心懷井渫之潔，謙恭退守，涵茹自持，以詩書畫印為津梁，不斷深入到傳統文化的內核，不斷提升自我藝術的人格和生命的境界，他的藝術蛻變和修行，一方面遙接了農耕時代士大夫寄情與懷、游戲自娛的方式，另一方面又與當代瞬息萬變的創作思潮密切關聯。縱觀其常年的藝術的活動觸角，即使偏居閩地，也沒有游離于中國畫壇的關注中心。他努力通過對中國畫傳統要義的重新激活，來尋找自我的個性化藝術語言，以回應這個時代對中國畫“日新”的訴求。在我看來，王和平先生的藝術道路，是一種地道的講筆墨、講文心、講詩書畫印合一、講人格境界的文人畫道路，這種道路不討巧，甚至會被那些“為新而新者”目為迂闊。

然而，正是這樣一種堅定的文人畫繪畫立場，更凸顯王和平在當代寫意花鳥畫的典範意義和價值。並且從藝術成就到社會影響，成為了騰聲畫壇的重要畫家。式瞻當代大寫意花鳥畫創作之境，王和平的努力及其在藝術上所抵達的高度，可謂空谷足音，稀如星鳳。他是傳統寫意花鳥畫在當代整體性走向式微的背景下，以堅定的文化抉擇回應這一時代現狀并且有所突圍的畫家。他的存在，成為了對抗當代中國畫“窮途末路之虛無主義”以及“西化論調”的一股清流，是中國傳統文人畫在近現代寫意畫大師隕落之後存在的一種新希望。

如果我們把中國畫的當代發展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根性，從歷史自能力而生長出來的藝術更新方式；一類是從西方他者的文化要素植入而生發出來的藝術變異創新。後者的文化質地，顯然面臨着中西二者體用消長的問題，其容易破壞傳統中國畫的邊界和範圍，而讓中國畫的純粹性受到極大的挑戰，在這二者關係的游離中，我更傾向于潘天壽所言的“中西拉開距離說”，而王和平先生的花鳥畫，恰恰是在這騎牆的文化價值抉擇中一種堅定立場的展現，並且通過自

己有力的實踐，給當代中國畫創作以啟示。

邇年，與王老師接觸較密，這讓我有機會更加深入地走近王先生的花鳥世界，看到了他在經歷了漫長的藝術和人生的沉澱之後，收獲的成熟和自在。王和平先生的花鳥，早年胎息于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諸家，後亦參入沈周、八大、惲壽平等，融百家于一爐，形成了平和簡淨、溫雅道麗的“王家樣”花鳥風格。其近年新作，筆下逐漸純然化機一片，氤氳成韻，體現出一種虛靜之下，朗廓疏淡的宇宙天機。

他通過筆墨世界，化機在手，把客體花鳥的生機活潑籠攝筆底，以自家的性情統攝涵茹，迹化出幽鳥相逐，山禽相呼，花草吟哦，鬆濤相答的美妙世界。其筆下的禽鳥是人格化的象徵，或顧盼有情，或呢喃私語，似乎在訴說着與世無爭的灑脫和自在，傳遞出一種無聲勝有聲的畫外禪機，一種酸咸之外的旨趣。

我之所以把王和平先生的花鳥畫風格目為“王家樣”，這是因為他筆下的禽鳥，已經提煉出成熟的筆墨結構，它依托于“書骨詩魂”，吻合了繪畫形式美學的規律，具有很高的書寫性和詩性內涵。這種筆墨結構的呈現，是花鳥畫家風格成熟的重要標識。他是畫家在立意取象的過程中，對筆墨與自然客體之間結構表達關係作深刻考察之後，融冶歷代各家審美智慧的一種藝術創造。它如同傳統山水畫的程式——不同的樹法和石法、皴法，成就了不同的山水視覺圖式一樣。王和平的禽鳥用筆洗練高簡，氣息沉靜溫厚，其呈現的形式美感和審美意蘊，竊以為足可肩隨古人，未遑多讓。此外，王和平先生所畫的鬆針、梅花、紫藤等，亦具自家風韻。蓋繪畫起于一筆，亦終于一筆。飛禽動植，無非形相之異，而其理法一也。先生參贊化育，詩懷清透，識高才妙，以自己筆墨形諸，則理達道通，自然無不臻于妙境。

(黃映愷)



《荷塘清趣》



《芙蓉鴛鴦》



《富貴滿堂》